



上个周末去做家教,在开始给孩子讲课之前,孩子家长悄悄把我拉到一旁,小声地对我说:“刘老师,我孩子想要寒假独自一人去旅行,我怎么说他都不听,你可不可以帮我劝劝他,一个小孩单独出去旅行太危险了。”我问孩子家长:“他今年多大了?”“17岁。”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当然,我也尽力地这样做了。

回来后,我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看不进去书,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件事情。我有点厌恶自己这样做,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做,我自然的和孩子家长站在一条线上,但却扼杀了一个17岁的孩子想要走出家门看世界的想法。鲁迅先生曾经狠狠地讽刺过这样一种人,而我彼时彼刻就在扮演被讽刺的角色。后来,我想给孩子家长发短信,让家长同意孩子的要求,可是编辑好的短信终究还是没有发出去。因为此时,脑子里冒出了很多问题——万一孩子出去出了事怎么办?你能承担这个责任吗?即使法律上跟你没有关系,你能逃脱良心的谴责吗?你为什么要为一个孩子关于一段旅行的想法而担上责任……

我不想回答,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想回答,或许这是在逃避吧。依稀记得,中学时代的自己,是一个性格很独立,很喜欢冒险的那个自己。可以说是叛逆,也可以说是独立吧。在一个暑假,突发奇想地想去打暑假工,于是不顾父母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坐上了去成都的火车。到了成都才发现,原来暑假工并不是那么好找的,而且还处于“童工”这个尴尬的年龄,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了。可是,倔强的性格让我不服输,也不想就这么回去。于是,又突发奇想——干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流浪。为了省钱,一天大多数的时候只吃一顿饭,睡公园的长椅上,或者运气好的时候找到可以睡的网吧,就在网吧的沙发上睡觉。甚至没钱了去餐馆吃饭饭直接给老板说没钱,我留在这做一天抵饭钱的事情也做过。当然,在流浪了半个月后还是找到了一份暑假工。当然,我说出这段经历并不是想要表达自



书。当时的我,因为某些无法言说的原因挣扎于极度自卑中无法自拔,看完之后竟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

维罗妮卡是个极其普通的女人,像所有普通人一样,挣扎在单调而重复的生活中,但她却有一颗不甘的心,所以她决定自杀,以结束这段了无新意的生命。自杀失败的她却进入了一所名为“维雷特”的疯人院,其中有真正的疯子,也有别人想让他成为疯子的疯子。于是,她带着“仅剩不多”的寿命在这座疯人院里开始了不同寻常的生活。

书中把所有哲理性问题的解答通过一个个看似神经质的事件传递出来,比如说了同一口水井的水的人们,这是泽蒂卡讲给维罗妮卡的一个小故事:有一个法力无边的巫师,想摧毁一个王国,就在井里下了魔药,那井是王国所有居民的水源。谁要是喝了这水,就会变成疯子。第二天一早,喝过这井里的水,所有的居民都变成了疯子,唯独拥有独立水源的国王和王后没有。事态变得无法控制,在所有入成为疯子的情况下,国王和王后的言论和命令遭到了全国居民的质疑。后来,绝望的他们也去饮下了魔水变成了疯子。

故事看起来是多么的荒诞,却隐喻了整本书我所了解的主题:没有绝对的对错,一个笼子,站在笼子里的人可以认为自己是站在笼子里的,也可以认为自己是站在笼子外的。这样的描述似乎太过抽象,借维雷特疯人院来说,里面的所谓的疯子其实并非是不理智的,他们有自己的存在的生活模式,而拒绝去参与外面他们认为疯化的世界。外面的人认为维雷特里面的人是疯子,他们所有的与众不同都成为判断精神状态的标准。其实标准是辩证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最近好友找我谈心,提到自己因身边的人价值观和自己不同而遭到嘲讽造成了困扰,于是我想到了《维罗妮卡决定去死》这本书。他所有的困扰恰恰跟书的主题能够搭上关系,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决定他的价值观念,人与人之间才会有不同,而我们最错误的做法就是把与自己不同的事物看为异类而拒不接受。

其实无论是书还是电影,我都没有多么高深的欣赏角度去评价,只能说出自己从中收获感悟罢了。

(文/临床医学系 邹璐蔚)

已有多厉害,只是想如果说把这份经历能复制到今天的孩子身上吗?我想只能当成一个故事吧。

然后,再看看今天这个社会和学校对孩子的教育吧。这个社会总是通过某些人某些途径,告诉你什么是标准的好学生。做一个标准的好学生,就能拿奖学金、被老师疼爱、获得许多机会和平台。例如好好复习书本知识,就能考个好成绩,有了好成绩就能拿奖学金,有了奖学金就可以在简历上写上自己的成功辉煌……然后,找个稳定的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就能赚钱买房结婚生娃……娃再来一次。如果你不相信这些标准,就用很多疑问和后果恐吓你,如果你正好不怕,他就用成功学和推心置腹的说教来剥夺你感知别种幸福的能力,说你不负责任,任性,逃避现实,游戏人生。他们还会说你是自私的,孤立的和不正常的,每一个形容词背后都是无意识的恐吓和排斥,直到让你学会如何自动接受他们的价值观,然后陷入深深谴责或反省。如果你还是不听,那“教育”你的那群人干脆以一副痛心疾首的姿态告诉你,那你以后正确的事情就不要做了,等你走很多弯路,然后别人成功了,然而你没有知道今天的任性给你带来多大的损失了。对于这样的教导,其实我想这样我回答他,生命在于试试,身体和灵魂总要有有一个在路上。

当敲完这些字,我想我和他们的世界已经平

行了。我的世界他们不懂,他们的世界我也看不透彻。或许他们会觉得这样的人还没有经过社会的风吹雨打的愤青,棱角还很锐利,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会执行任务并将计划做得很好的好学生。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靠无意识的恐吓建立,被吓大的人,被驯化的人,只会组成一个猥琐的社会。曾经在某个论坛看过这样一句话,这世上没有一条路能让所有人幸福,更没有哪条路天生就是为谁准备的。每走一条路,就一定有许多其他的路要走,而许多路永远也不会有人去走。这并不取决于选择了某条路,而是选择做一个怎样的自己。路,有路的风景,人,也应该有人的风光秀美。

人,生下来就是一场旅行,童年的天真烂漫,少年的反抗莽撞,成年的苦苦杂糅,如岁月的不可往返,最终都会消失在漫漫旅途,而一路风景人事却烙印在心。有多少艰辛和挫伤,就有多少美好铺陈在我们面前,有激情飞扬亦有困倦满怀,有挫败和无力,也会找到爱和勇气的鼓励。要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输赢相当。

相比之下,我愿意甘苦自当,不消极不抱怨,即使跌倒,也要腾空而起,一心一意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去走自己没有走过的路,即使历尽挫折和艰辛,那也是无可替代的人生经历,没有什么完美不完美,尝过就好了。

我们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期待路上未知的美景,却更担心意外的风险。或许,我们把世界想得过于复杂,总觉得准备不足,于是,心在路上,人在原地。其实我现在觉得不需要那么多羁绊,梦里出现的人,醒来时就应该去见他,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也许,世间的一切坏,都是为那即将出现的美好所做的铺垫。稍作坚持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任何时候,爱与勇气,犹如浩瀚星光映照在海面之上,无论身在何方,都会拥有发自内心的光。

(文/临床医学系 刘浩)



北湖 (副刊)

校园一隅

摄影/张伟闻

你来,我相信你不会走,你走,我当你没来过。

秋分冬至,清明夏至。时间在走,人也不会长时间停留。走着走着,人就散了,走着走着我就老了。猛地回头,熟悉的面孔已经不多了。那曾深入骨髓的记忆,原来还是会忘却。时间,是一副毒药,谁也没有解药。

最近纠结于个人的情感,当然不是爱情,都是友情。从父亲过世以后,自己好像冷漠了很多,对周遭的人事都不愿意涉足。但是对于朋友,却很在乎。或许这种情感从父亲的葬礼上看到朋友而根深蒂固,在那时,我多希望将来也能在他们需要关心的时候就能出现在他们的身旁。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多么的无奈。

倘若我能活到八十岁,我早已走过了人生的四分之一,消失的日子里,现在则是我常常憧憬的未来。当未来成为过去,自己并没有想象中一样。

逝去的那年,你和我依然和普通的高中生一样,寝室、教室、食堂三点一线。从周一到

周末,春来秋去,书常伴左右。教师总给我们一个大学梦,梦里的大学无限好。直到上了大学,才明白,当年所有人为自己编织的梦,最后也仅仅是梦。直到现在,怀念的还是那些年的生活。



难得的星期天下午,情侣们喜欢到滨江路的河边坐着喝茶,三五五个朋友一起。一杯茶,一桌子小吃,起风时,水可以在桌子底下流淌,水声淌在耳边。看着渡河船在两岸来回,时间就在闲聊中度过,没有忧虑。

后来上高中便分开了,节假日再见面时,大家都变化不小。一路逛街也罢,坐在甜品店吃东西也罢,时不时总要朝橱窗玻璃望一望,注意着一身打扮可有疏忽不妥的地方。

再长大一些,长到化妆打扮不用再偷偷摸摸擦拭边缘的时候,彼此的头发都是剪短过又留长过,或染或烫得频繁,发质难免受损,又时刻记着勤洗,不用担心再出油,反要常常关注头发是否干枯。洗过一次头,吹风不敢用,只肯尽力任它自然干,然后一层一层的护发素、弹力素、精油,隔三差五还要用发膜,忙活上大半个小时是常有的,还不亦乐乎。头发这样费神了,脸又岂能马虎?最基础的水乳霜必不可少,要是前一天熬夜久了,冒痘或是黑眼圈,又得来一层遮瑕的,另外嫌眉毛不浓的、眼睛不大的、鼻子不高的、唇色不正的,又各有专业的利器应对。武装完毕,出门去见的,却未必是打心里愿意见的人。

唯有在“不洗头之交”面前,依旧是不变

除了喝茶,还有好多的休闲方式,一起骑车爬山。中途的你总是在询问,到底还有多远呢,想回去了。大家都要你加油,很快就到了。走走停停,山顶的毛竹林里,总是欢声笑语。下山的凉爽,换来的是我们什么时候再去一次呢?这一晃,时间过去了两三年,谁也不知道还会有那份心情,再结单车情缘。

周末的下午,也不一定非要出寝室门,两个人的周末,你在寝室里闷头大睡。学校的后门离超市最近,一出门就到了。我总是会去买两瓶青岛啤酒,两只猪蹄,回到寝室,等着你醒过来,碰杯、闲聊。

现在,身在大学,经济更加独立了,可像你这样的能够激起情绪波动的,越来越少。空闲的时间也很多,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大学这个梦,使你在那个城市,我在这个城市,过着没有交集的生活,电话越来越少,话题怎么也不会多,感情却越来越淡。

我怕在未来等不到你,只好现在珍惜你,我的朋友。

(文/临床医学系 周成彬)

的随意。

有时也会觉得自己太不公平,拼尽力气要在往往无关紧要的人面前展现自己的美好一面,却让最在意的亲人朋友日复一日地对着我们最粗糙,最不加修饰的模样。然而与此同时又情不自禁地享受着一种被纵容的温暖,明白自己尽管不美好,或是固执,或是软弱,或是易怒,或是刻薄,哪怕坏得人尽嫌之,总有那么一二人还肯留在身边,而自己也愿同样地待他——非要诗意一点的话,应当是“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式的相知相信。

何况即便哪一日来不及卸下粉墨便去见那“不洗头之交”,彼此不过还是一样的心知肚明,依旧可以不顾妆容精致地大快朵颐、一身盛装地坐在沙发里看电影零食,消磨时光,连互相揭底也是乐趣所在。

这是大起大落摧枯拉朽黑白分明斩钉截铁的大时代,我们一生引以为傲的风光,终究也不过删繁就简,缩成一个或是或非的踪影。至于其中数十载的柴米油盐、俗而不庸,维予与女共,何其幸哉。(文/医学影像系 侯婧)

掩了她害羞的脸庞,朦胧中,透出一丝心动的愉悦,和着晨雾,弥散出一丝丝的暧昧,淡淡的红晕在茫茫大雾中若隐若现。

九点已过,太阳才隐约的探出个头儿来,慵懒的俯瞰着大地。大雾玩累了吧,转身投向大地母亲的怀抱,兴许是转的太急了,薄衫挂在了万物上,凝成一颗颗晶莹透明的音符,小小的叶子承受不住它的内涵,终于,“叮”,清脆的一声,这

颗音符完成了它的旋律。侧耳倾听,处处都有它们的跃动!

秋日的午后,阳光是柔软的,宛如母亲的怀抱,紧紧地包裹着我们,她用她的双手轻轻地拍打着我们,一如儿时哄我们入睡那般的轻柔,温暖那许久不曾温暖的地方……

秋日,山里怎可少的了那野菊花的踪迹呢!看,漫山遍野的金黄,随着微风摆动,她的灵魂也在空气中荡漾着,和着那星星点点的苦涩的清香,在风中弥漫开来……

我想故乡是懂我的,不然空气中怎会有我心里即将离别的苦涩的味道?

纵使有千万般的不舍,还是不得不踏上离家的旅途,眼泪模糊了眼前的道路,咬着牙不回头的向前走去,但是身后的目光却依然穿透了我的身体,母亲的目光,在这个浓浓的秋天,更加的浓重了。

再见了,故乡,再见了,母亲,再见了,这荡漾我灵魂的天堂。

(文/护理医学系 邓蕾)

这是我第二次买大冰的书,大概“大冰”二字已是吸引我买书的一个招牌了。对于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在买之前我一无所知,只因为是大冰的,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他们最幸福》是我看的大冰的第一本书,流浪、肆意、自由、轻狂。看这本书,可是说是我二十年来最纠结的一段时光,工作的压力、朋友间的矛盾、相互为难的一群人。可看完书,我才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我没有说走就走跋山涉水的勇气,却也总该掌握自己能掌握的,那些不重要的,也不必在意了。我羡慕大冰的生活,一个烧饼却称为厚礼的友情,一天赚200块也要全部拿来给妻子买裙子的爱情,为了加入酒吧二话不说独自远走的勇气……这些可能在我们一生中都很难遇到了,只逢其一,便已是太幸。

我一直在想,我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们最幸福》,想了很久,只想到一个词——救赎。正如我至今仍不能理解《肖申克的救赎》这六个字的含义,我并不确切了解“救赎”这个词的含义,但我却只能想到这两个字。我在想,是不是自觉在红尘中挣扎太苦太无奈,羡慕他们太洒脱,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那样生活,从中解脱出来呢?

11月22日22:01于351  
看《他们》的时候,有感叹,有渴望、有遗憾,却没有哭。今天,躺在床上,看到《对不起》那一章,我哭了。小时候跟爷爷住在老家,我们也养了狗,就是极普通的狗,却跟我很亲近。昨天在小说里看到,狗的寿命只有十四年,我没有看着我的狗寿终正寝,因为我走了。当我几年后再回到那里,家都破了,更何况狗。对了,以前我家还养过猫,那会儿爷爷不许我跟我睡,小猫就藏在床底下,等爷爷不注意的时候“嗖”地一下跳上床,然后迅速躲进被窝里。我其实也想过,会不会爷爷早就洞悉了一切,只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书中的小狗,被主人遗弃,因为吃坏了肚子,因为它爱它的主人。它变成了一只脏兮兮的流浪狗,以前的所有喜欢夸奖都变成了轻视殴打。“它也有心,伤了心了。”它不再相信那些好,尽管那个女孩子喂了它整整一年。当有一天,它在茫茫人海中认出了以前的主人,它兴奋地跑过去,那人却只说了一句“可怜的小乖乖”就再次将它遗弃。

世上没有那么多大团圆结局,小狗没有被另一双温柔的手抱回家细心呵护,它死了。

看完这一章,我想到一句“你值得这世界温柔相待”。

11月23日19:45于203  
在上毛概之前,我看完了《普通朋友》。大冰的普通朋友是大鹏,是的,就是那个屌丝男士大鹏。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没有想到大鹏曾是劳力工人,进进出出都是自己一个人,差一点点就被砸死?大冰那句话说得真的特别好:多少强颜欢笑背后,都是紧咬的牙关。

“情义这东西,一见如故容易,难的是来日方长的陪伴。”

“能当上一辈子彼此陪伴的普通朋友,已经是莫大的缘分了。”

“小人之交甘若饴”,我们都是小人,却也都是君子。我们轻易将“亲爱的”、“么么哒”诉之于口,我们一起玩玩闹闹便称为闺蜜,我们看起来亲密无间,却又彼此疏远。

想起清华的那段话:我独自自生长,却需要彼此呼应。如果生来孤独,又孤独死去,再热烈的生也是静寂。如果热烈,没有所依,也不过愈加静寂。可,热烈终究是热烈。

我想,既然终将孤独,还是要努力活得热烈,当然,所谓热烈,并不一定是热闹。只需要在你想喝酒时,总有人愿意千里奔波为你赶来,哪怕喝一杯酒便走。

11月24日19:25于403  
我一直觉得,我所知道的最动人的一句话就是: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也。(文/影像医学系 马尘)